

【人间真情】

追忆双亲

王作君

31岁那年,挚爱的双亲相继离我而去了。

2003年正月十二凌晨,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这个时间。睡梦中的我突然接到了哥哥从老家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哥哥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从时断时续的声音中,我听出了大概意思,母亲得了急病不行了,让我赶快回家。放下电话我和爱人赶紧打了一辆出租车连夜从烟台奔回了老家莱阳。

回到家里,左邻右舍的亲友已经开始料理母亲后事,母亲则静静躺在炕上像是睡熟的样子显得非常安详。我抚摸着母亲的头发喃喃地说:“妈,你怎么了?我过年在家的时候你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走了呢?你儿子回来了,你看看我呀妈!”可惜的是,妈妈再也听不到我的呼喊了。刚刚开始过上好日子,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和父亲。就像是晴天霹雳一样,让我们做儿女的没有半点思想准备。事后从父亲的口中得知,母亲前天出现过胸口发闷的情况。在村卫生室,大夫给开了点治胃消化不良的药。吃了就以为没事了,而夜里母亲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父亲说“不好”,让父亲赶紧去叫住在附近的我两个哥哥。那时家里也没有安装电话,等到我哥嫂们赶来并把救护车叫到家里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医生诊断为心脏病引起的急性心肌梗死,就这样,母亲没有留下半句话就撒手人寰去了另外一个世

界。我责备自己年前买房子干啥,如果不买房子我也不会拿走爸妈一辈子的积蓄,那样也可能会到医院去查一查。可是再多的如果也已经晚了,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地方,这也成为我一生中心里纠结的地方。那年母亲66岁。

母亲的突然离世让原来幸福的一家人陷入了无比悲痛和自责中,尤其父亲更是伤痛欲绝。他一直无法从失去母亲的阴影中走出来,老是想着用轻生的办法来弥补对于母亲的疏忽。为了照顾父亲,同时也为了弥补失去母亲心中留下的愧疚,我把父亲接回烟台同我一起生活。彼此之间用亲情和温暖舔舐着内心的创伤来共同走出这段昏暗的日子。父亲住在我这的半年时间里,我能深刻感受到父亲内心那种孤独和悲伤。尽管我在生活上照顾父亲很周到,但我无法让他从思想上面对现实,母亲已经不在,让他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母亲走后,我和父亲在一起的这段生活,算是我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时光。

父亲在我这住了半年后回到了老家,由哥嫂们开始照料他的生活,我越是害怕发生的事情偏又来到了。腊月初三傍晚,我刚下班回家,又接到了哥哥打来的电话,说回来吧,爸爸上吊自缢了。回到家里,我看到父亲冰冷的身体已经被亲友抬放在灶间的木板上。我清楚,父亲自从失去母亲以后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再也不用每天生活得那么苦,他宁愿去陪伴母亲,

不愿这样苟且活着。他终于从这个世界中解脱了,我知道他心里的疼。他可以跟母亲去做伴了,母亲也不用一个人孤零零在另外一个世界生活,而我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害怕父亲哪一天真做出什么傻事。到如今,我也不能原谅自己为什么当时不带父亲去看心理医生。明明知道父亲有这个想法却又无法帮他到当时环境中走出来。这一年父亲64岁。

从年初到年尾,一年中父母就这样相继离开了我。过年的时候回到家,把父母留给我的房子也卖了,家破人亡让我此时体会到这个词的含义,放在我身上体现得是多么淋漓尽致。当这种情况真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种撕心裂肺的苦痛只有我最清楚,那种心痛的滋味让我痛不欲生。没有了父母的陪伴和关怀,感觉自己就像天空中断线的风筝,飘来飘去没有了归宿,不知道要飘到哪里。

写到这里我已经涕泗横流不能自己,十多年过去了,父母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还是那样清晰,感觉就像昨天的事情一样。以后,每当看到有做儿子



陪着年迈的父母在一起散步聊天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会回头多看他们一眼。幸福荡漾在他们的脸上的感觉真让人羡慕,而自己难免会有一丝惆怅伤感在心头,怀念跟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时光。

我想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和我一样,为了自己的梦想背井离乡,离开父母到另外一座城市去打拼。不管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孩子永远是父母心中的骄傲,收拾行囊回家看望下父母吧,别到了子欲养而亲不在时给自己留下遗憾。即便是不能回家也要抽时间,拿起手中的电话跟父母报一下平安,关心一下父母的身体情况,聆听一下父母对你的教诲,跟父母唠一下家常,把工作和生活的事情来与父母分享一下吧!

【一封家信】

家有大姐,坚强如铁

王吉刚

亲爱的大姐:

今天是你的生日,真诚地祝福你:生日快乐,万事如意!让平安幸福时刻伴随着你,直到永远!

1967年农历四月初三,父母亲有了第一个孩子,她就是大姐你啊!那一天我们家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家庭:父亲、母亲和孩子。虽然那时我们家还很贫穷,没有自己的房子,也没有一件象样的家具。但我能想象得到:父母亲当时的高兴劲,你的到来,给这个贫穷的家庭带来了欢乐和希望。

刚出生的你,只有4斤多重,娇小柔弱,嗷嗷待哺,明显发育不良。可是在那个饥馑年代,在那个曾经一贫如洗的家里,劳累的母亲没有一滴奶水,家里更没有一点婴儿食品。父亲手足无措,母亲心疼地哭喊:“这可怎么办?我苦命的孩子!”

是母亲的奶奶将自己舍不得吃的点心用温开水化开,一小口一小口地把你喂养,终于将你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你最终幸运地活了下来。你就是父母亲的希望,父母亲盼望着你能像小燕子一样展翅飞翔。母亲给你起了一个美丽好听的名字“燕”。

贫穷的农村家庭,娇小的柔弱身躯,老大的举足轻重,注定了你要比我们付出更多艰辛,遭受更多苦难。父母亲起早贪黑忙碌,你不得不整日看护着弟弟妹妹。多少个漆黑夜晚,我们姐弟三人偎依在门楼里,急切地等待着农忙的父母回家。你搂着二姐和我,我们一起数着天上的星星,不知不觉中,我们在饥饿中睡着了。这份浓浓的姐弟深情,这段艰难的相依为命,这魂牵梦萦的血脉相连,已深深印在我的心上我的梦里。

上小学时,你仅有的二毛钱一直舍不得花。炎热的夏天,校园里好多小朋友吃着冰棍,你看着我,二姐渴望的眼神,你用仅有的二毛钱买了两只冰棍,塞到我和二姐手里,高兴地看着我们俩吃下。大姐,我亲爱的大姐,殊不知,你当时也只是个孩子,年龄仅比我大四岁,比二姐大两岁。大姐,如果说我和二姐的童年是灰色的,那么你的童年就是黑暗的,黑的找不到一点光明,暗的寻不到一丝光亮。你娇小的肩膀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和艰辛,承受了太多的不应该。亲爱的大姐,你受苦了!

1984年,17岁的你青春亮丽朴素大方,说真心话:我当时一直为年轻漂亮的大姐而自豪,还曾经好多次,拿出你梳着长辫,围着围巾的彩色照片向同学炫耀。可是,当时已是高中生的你,还穿着带补丁的裤子,贫穷拮据的家庭实在是拿不出一万多元的钱为你添置新衣。你偷偷省了四个月的菜钱,自己买了一条新裤子。回家时,母亲看到你穿着崭新的裤子感觉不对劲,一再追问,你才道出实情。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母亲当时难过的神情:女儿大了,当妈的却拿不出多余的钱为女儿添置新衣;为了一条新裤子,女儿竟连续吃了四个月的咸菜。我要强的大姐,你怎不让母亲痛断肝肠,心如刀绞。每每想起,我也禁不住黯然神伤。

1986年夏天,你即将面临高考,当时恰逢老爸所在的河西金矿招工。为了大家庭,为了弟弟妹妹的未来,你毅然忍痛放弃了你努力编织的大学的梦,以招工考试第一名的好成绩进入了河西金矿,一千就是20多年。

母亲曾说过“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父母亲含辛茹苦,日夜操劳,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把希望和未来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在这个贫穷的家庭,经济拮据,缺衣少食,但从来都不缺少浓浓的父母爱,暖暖的姐弟情,更不缺少美好的未来梦。父母亲的坚强倔强,辛勤乐观也早已溶进了我们的血液里,铭刻在我们的脑海里。

饮水思源,感谢含辛茹苦的父母,亲爱的爸妈,你们辛苦了!忆苦思甜,感谢默默奉献的大姐,亲爱的大姐,你受累了!古人云“家有三子,国有大臣。”今天我要大声地说:“家有大姐,坚强如铁。”

弟吉刚

【童年趣事】

抓蝎子

张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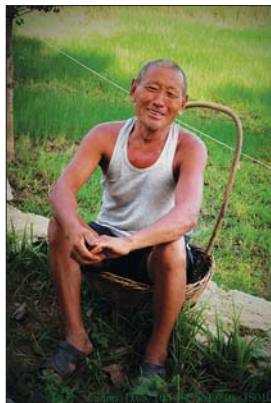
蝎子对于我们胶东半岛长大的我们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一种稀缺动物,每年五六月份下过雨过后,万物复苏,植物生长,这时蝎子也会悄悄从土层里出来。蝎子怕冷,一般在向阳的山坡躲在石头底下,白天一般不活动,到了晚上就会三三两两出来觅食,繁殖下一代。

这时我和村里的小伙伴就会结伴到村里的上山去抓蝎子,吃过晚饭后,我们大家会穿上防毒蛇的水鞋,拿着不是很光明的手电,当然还有装蝎子的“小宝罐”向山中出发。爬过几座小山来到我们村的最高峰“麦顶”,就开始了我们的抓蝎行动,当然抓蝎子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会看到毒蛇,我们几个小伙伴会联手把它“制服”,有时在用手抓蝎子一不小心会被它的毒刺刺到。记得小时候手被刺过一次痛得哇哇哭出来了,又痛又痒,好几天才会好。最后发现它怕冷,抓它的时候用嘴向它吹气,它就乖乖缩在那里一动不动,乖乖将它制服。我们把个头最大蝎子叫它“大牡丹”,有时晚上收入好了会抓十几个,一连抓好几天,蝎子的数目就多了。

回到家里将这几天的收获,一部分将它拿来泡酒,将它做成药酒,据说蝎子对治疗“风湿病”有非常不错的效果。另一部分就是把它做成美味将它吃掉,把它放在盐水里洗洗,倒点猪油,等锅里的香味出来时将蝎子倒入,有时再放进鸡蛋炒炒,炒成金黄色就可以吃了。一口吃下去又香又酥,香味在嘴里滞留很久很久,简直好吃极了,绝对称得上是“山珍”。现在回头想想,那种回忆真的是一件开心的事,对于那个年代的我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睹物思人】

花筐的记忆



赵世惠

下乡采风,车正行驶,坐在驾驶座上的阿兰一个急刹车,对我喊:快拍,坐在筐里的老农,多难得的镜头!我赶紧打开车门,把我的小卡片机探出去,对坐在路边乘凉的村民,很夸张地微笑,快速摁快门……

这场景,瞬间勾起我的记忆。单肩背的花筐,是招远南乡的特色。北乡的农村,也有很多种筐,却并不见这种形状。我记忆中第一次看到这样侧肩背的花筐,是在我七八岁时。那年,丧偶的二叔续弦,新二婶就来自南乡,一个叫犁儿埠的地方。

二婶中等身材,微胖,说话是标准的南乡土话,长相很大众,理一个当时最大众的短发型,但这样的二婶,在我眼里却无法大众,总有些特立独行的不同,让我忍不住关注。先是她吐字不清的乡音,让我,也让我三岁的二叔家小妹听不

懂,我们经常在二婶喊我们的时候,面面相觑,不知所云。后来就是看她上山干活,很习惯地肩背一个这样奇怪的花筐。不论打猪草,还是拔野菜,二婶肩上的背筐都很少下肩,只需要一弯腰、一起身间,那野菜已经随手扔进了筐里。这样的花筐,自然也成为乡亲们眼里的稀罕物。记得几个邻居大婶,就好奇地询问过二婶,南乡那边是不是都是这样的筐,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在那个闭塞的年代,虽然只是七八十里远的距离,也因为交通不便,有着传奇一般的联想了。

二婶还有一个习惯,也颠覆了北乡人的传统,让北乡人对南乡人的习性又加了浓重一笔。那就是吃豆虫。

二婶刚刚来我们这里的时候,上山干活看到山槐树上好多好多的肥豆虫,特别开心。她很奇怪地问我母亲:“怎么这么多豆虫都没有人捉呢?”母亲愕然:“捉豆虫做什么?”二婶说:“余丸子、油炸、灶火里烧熟,都很好吃啊!”母亲最怕虫子,一看到蠕动的虫子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怕,听了二婶这样说,很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记得一次母亲去二婶那边串门,看到她

在菜板上剥馅儿。绿色的一菜板,也看不出什么东西。母亲就问:“你在剥什么?”二婶说:“你等会儿,我剥了豆虫,中午余丸子给你尝尝,可鲜美了。”母亲受了惊吓,赶紧回来,好几天都不敢再去二婶那边。